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一回 新夫人歸寧父母

詩曰： 識治良才承相猷，王家欽點選名流。雄章健筆扛龍鼎，妙手言高造鳳樓。

華榻青雲攀桂上，香園紅雪探花游。一時英傑全收盡，不復明珠惜暗投。

孟冬初一已秋殘，海上風高萬木寒。野菊遲開黃有色，疏林平盡綠無煙。竹窗微透融和日，山徑循回寂寞岩。半枕潮聲驚夜夢，一庭鳥語隔重關。今朝再續新詞後，取次編來取次完。上本曾言奎璧死，南牢賜帛已收緣。此回且表親王府，郡主思家暗慘然。因想兄亡娘必苦，不知身體可平安。自為新婦難多出，因命江媽探一番。三嫂更衣來奉命，一時竟往阮衙間。少停回府來金屋，稟上多嬌郡主前。千金呀，一家無恙盡康寧，太郡悲傷住幾分。但見望時多喜悅，傳言郡主放寬心。膝前雖只淒涼色，幸喜得，親戚同居又有孫。寄語千金休記念，一家大小盡安寧。問聲太郡王妃處，可否何時進掖庭？如有日期宮內去，夫人也要一同行。因蒙保奏兼寬赦，去謝娘娘與帝君。郡主少停須問問，好將此語復夫人。多嬌見說家無恙，放下愁腸四五分。至日省昏堂上去，就將母意告分明。亭山點首遲遲應，掐指從頭算一巡。便道廿三冬已晚，將除殘臘到新春。可將皇曆拿來看，未知道，是否良辰廿六辰。侍女旁邊忙遞上，王親接看果然真。含歡仍付丫鬟手，回對多嬌郡主雲：廿六新春今已近，竟到其日進宮門。一來慶賀良辰節，二來公同謝謝恩。媳婦也承君賜配，完婚猶未拜朝廷。明辰可令江媽去，親母之前說一聲。廿五接來吾處住，至時一早好同行。那時賢媳相偕去，謝了朝廷定了心。郡主聞，回房歡悅不須雲。次朝即令江三嫂，回復夫人細稟明。太郡得知忙致謝，一臨廿五早起身。窗前梳洗猶未畢，已報說，王府之中轎馬迎。當下諸姨齊伏侍，梳頭已訖換衣衿。錦雞繡服天青補，銀鼠朝裙綠色新。穿戴罷時辭表嬸，阮家太太送臨廳。一房僕婦雙鬟婢，坐轎輕車在後跟。太郡於時登了轎，末擁著，阮爺衙內眾家丁。頃時已到親王府，雲板兩聲報內聞。尹氏王妃冠帶接，身穿著，飛龍舞鳳繡衣裙。後邊隨著新娘子，環佩飄然共出迎。太郡下轎登寶殿，就在那，銀鑲見禮拜慇懃。尹王妃，笑談會面寒溫語，為太郡，深謝君前保奏恩。節孝夫人參見母，娘兒攜手十分欣。齊齊遜進深宮裡，侍女呈茶飲一巡。忠孝王爺冠帶見，口稱岳母真歡欣。夫人見了東床婿，深惜深嗟暗痛心。想到自生奎璧子，一般俱是小王親。如今劉氏家門敗，兒已亡來彼正尊。十八封王真貴顯，倒虧燕玉識奇英。當初托了終身事，今日王封一品人。可歎孩兒生得苦，少年賜帛竟無成。若然不做虧心事，也如他，顯達功名這樣能。太郡暗思將下淚，心酸陣陣忍啼痕。王妃當下頭暗點，敘話多時散步行。郡主親娘離繡戶，繞廊引導過堂門。夫人隨後揚蓮步，走到了，靈鳳深宮院一層。太郡回頭言是否？多嬌說道未曾臨。此間正室非奴住，內掛真容一幅形。顧氏問聲誰的像？女兒住在哪方存？於是郡主低低道，懸的是，孟氏千金自寫真。可曉婿之元配在，嫁兄人是替婚人。孟家小姐全身出，今現在，聖旨頒行各處尋。如若訪得她復轉，正妃方往正宮門。夫人見說驚相問，劉燕玉，一壁行時一壁雲。細告替婚前後事，又誇小像怎娉婷。劉家太郡癡呆了，辛苦交加暗暗雲。

咳，我那癡兒呀！爾何苦設心用意！

千方百計為如花，如此生心害少華。你說兩邊都不得，倒誰知，麗君尚未喪黃沙。明明夫婦還能合，可歎爾，白白懸樑為了她。太郡時聞心氣苦，回頭便叫女嬌娃。

啊女兒，那真容既在此處，可引我進去看一看。

郡主忙移步步蓮，進廊伸手解金環。宮門推轉身先入，顧氏夫人往後邊。小婢欲跟回喝住，只同郡主進門間。抬頭果見新圖掛，畫桌香幾設面前。鋪設精奇塵已絕，裝成雅淡景如仙。名香細繞黃金鼎，瑞枯高堆碧玉盤。國色真容描得美，約來尺半一嬋娟。千姣百媚花容麗，絕色無雙玉貌妍。太郡端詳心內駭，回頭又把女兒看。雖然解語能言笑，哪如她，傾國傾城不亞仙。看看玉容瞧愛女，連連搖首恐非然。此圖竟是無雙貌，難道人間有這般？想必自家描得好，真身未必此容顏。江媽在側連稱是，一定風流筆上添。便就妖精相醜怪，也只須，圖中畫個玉天仙。多嬌郡主微微笑，或者姿容果這般。乳母低聲休亂語，這本是，王爺原配正妃顏。燕玉當即同娘出，回叫江媽和丫鬟。然後同臨金雀處，夫人四顧亦端嚴。四間廂舍多齊正，倒也是，簇簇新新貼對聯。正面上房多壯麗，雕樑畫棟掛朱簾。廊深四尺雙分柱，階砌三層半近欄。走入中堂生暖氣，紅燭獸炭冶鮮鮮。鋪陳富貴真王府，一統三間眼覺寬。暖揭開臨內室，套房坐下漫言談。多嬌郡主含歡道，今日娘親共安眠。賀節謝恩宮內去，雙隨慈母亦朝天。夫人見說回眸道，我卻如何住這邊？女婿在房真不便，無妨就到對房眠。多嬌郡主通紅面，但向夫人款款言。婿為未借元聘婦，立心舉意守三年。如若聖旨追尋出，或者歸房到此間。今是他於靈鳳歇，母親穩便可相安。孩兒亦為爹和母，三載長齋願在先。故此兩般多合意，大家守靜甚清閒。夫人見說將頭點，女婿原來另一邊。爾卻怎持三載素，反要汝，熬清受淡為椿萱。正言之際丫鬟請，垂手相邀赴酒筵。太郡於時同女出，王妃請酒在堂前。新親自是居頭位，這一日，女戲開場也顯然。宴散送歸金雀處，王妃亦至共相談。夜深各自回房宿，劉郡主，母女同衾意頗歡。一到黎明齊早起，就差女婢看前邊。須臾回入香閨報，老少王爺已起床。郡主太妃方洗面，大家完畢用晨餐。夫人郡主齊聽得，片晌間，次第梳完戴鳳冠。打扮完時離繡戶，洞房交與乳娘看。侍女僕婦相隨後，太王妃，悅色和容接上前。見了禮時同共坐，一齊用飯在堂前。西衙來了奇英伯，她也要，朝賀新春走一番。

話說回府的燕國夫人，也要入宮朝賀。當下走過來見了顧氏夫人，又萬福王妃，相見郡主。大家敘禮罷了，敘寒溫。就吩咐伺候轎馬，入宮朝賀。

一聲吩咐出宮門，頃刻之時便起行。尹氏王妃移鳳步，劉家太郡款湘裙。奇英女伯雖回去，卻在西街上轎行。節孝夫人隨後出，一個個，登軒坐轎出儀門。閃閃羽蓋升霄漢，蕩蕩彩旗拂拂飛。前面騰騰跑頂馬，後邊密密擁家丁。朱輪寶蓋王妃坐，繡幔魚軒郡主登。太郡亦乘銀頂轎，阮衙眾僕共隨行。平江侯府夫人出，執事排開亦幾層。塞衢填徑行不斷，都到那，王宮內院賀新春。一臨禁御齊停步，監使如飛報內聞。皇甫娘娘方在殿，嬪妃賀過已分行。正然靜坐昭陽院，忽聞宮官報一聲。

啟娘娘聖駕得知：有新王府的太妃帶同節孝夫人劉燕玉，奇英伯衛勇娥，並及劉門顧國太，有言稟白，在外候宣，乞娘娘懿旨。

娘娘見報動歡容，傳旨俱教召入宮。內監一聲稱領命，如飛出外步匆匆。高呼國母傳宣入，太王妃，率眾齊行入殿中。正欲低身行國禮，娘娘扯住語匆匆。啊母親，免行了。尹氏王妃立過旁，細陳賀節謝恩光。劉家太郡趨前拜，冠帶端嚴把禮行。一跪下時連頓首，半含慚愧叫娘娘。

臣妾劉門顧氏恭賀娘娘新春大喜，千歲千歲。

荷蒙救拔方垂恩，保奏劉家一滿門。臣妾夫妻籍活命，逆兒奎璧又全身。今朝叩謝王軒下，太岳崇恩比海深。太郡言完身俯伏，新王后，忙忙扶住道休行。

啊呀，請，請起。老太郡亦是母親呀，怎麼竟行國禮！

保奏應當不足言，反勞老母進宮間。長華何德何能處，說什麼，犬馬圖報後世全。王后娘娘含笑挽，夫人立起在西邊。奇英女伯相參過，節孝夫人始上前。初進宮中猶覺慎，低頭端肅就行參。提彩袖，正珠冠，拜倒昭陽聖殿間。環佩叮嚀香裊裊，鶯聲燕語吐芳言。

王后娘娘呀，臣妾劉燕玉宮參聖駕，隨姑拜賀新春，並謝天恩浩蕩。

中宮國母笑相扶，賢妹連連含歡呼。可敬可嘉貞且孝，似這等，閨闈淑女世間無。吾家有幸雙親福，娶得位，媳婦賢能孝舅姑。言訖含歡攜玉手，笑開粉面叫官娥。

啊設座過來。

那娘娘，微微一喚眾齊應，頃刻昭陽設繡墩。尹氏王妃言稍慢，還要拜，上宮太后與朝廷。叨蒙欽賜同婚配，今朝因來謝聖恩。王后娘娘呼侍者，快為引導莫遲停。皇爺也在慈闈處，先進宮門奏一聲。理合本宮相共去，誠不敢，二親步走我車行。彩衣侍者稱領旨，引導當前出殿門。尹氏王妃遂率眾，風飄環下層雲。一臨萬壽宮門外，彩衣從容人奏聞。太后君王齊大悅，飛傳聖旨召諸人。王妃與眾同趨殿，只見那，宮門嵯峨氣象新。飛鳳幃中居太后，蟠龍榻上坐明君。彩衣內侍東西列，紫袖昭容左右分。看罷挨班齊進禮，一個個，揚塵舞蹈自通名。

話說尹氏王妃見了太后天子，一齊賀喜。太郡等亦皆行禮畢，俱皆賜坐。元帝遂道：節孝王姨是初次入宮呀，內侍們可傳說宮中娘娘，即行賜宴。

內宮官，即時領旨去如風，當下傳茶飲一盅。謝了恩時齊退步，彩衣引道返中宮。入筵已訖齊斟酒，金盞香浮玉液濃。顧氏夫人劉郡主，席間抬首看中宮。只見那，昭陽王后貌端莊，九鳳珠冠絡索長。雲袖雙籠香筍嫩，彩裙低拂翠綃揚。花容玉貌娉婷態，鳳襖龍衣富貴妝。又值新春佳節日，雙挑彩燕鬢雲旁。多嬌郡主心深贊，顧氏夫人暗自傷。當日燕珠為國後，今朝皇甫坐昭陽。可嗟劉氏凋零盡，竟還是，托賴提攜謝帝王。太郡席間心暗歎，中宮座上也端詳。細觀節孝夫人貌，點首含歡亦贊揚。但見她，鳳冠霞佩坐端然，雲作雙鬢玉作顏。態度風流身婀娜，是一位，幽貞貞靜女嬋娟。娘娘看罷心歡喜，喚過宮娥密密言。命取幾般珍與寶，酒闌之後獻當前。隨身女侍稱遵旨，退出宮門取來前。日色斜銜天欲暮，昭陽殿裡散華筵。

話說昭陽宴散，王后命宮娥取幾般禮物。賜了劉郡主一雙玉腕，一件錦貂裘，彩緞十端，明珠兩顆。又念顧氏夫人入宮，也賜黃金百兩，當下齊齊拜謝出宮。

上輦登車次第行，劉太郡，心中自付覺歡欣。原來皇甫當今後，竟是賢良有德人。見我公然呼老母，臨行又復贈黃金。算來如此多情女，看的是，燕玉聯姻一段情。若沒女兒焉認我，今朝對面是仇人。劉家太郡心中想，深感中宮厚待情。一徑同歸王府去，魚軒寶輦又齊行。慢談朝賀新春返，且表那，孟相龍圖學士門。韓氏夫人思愛女，朝朝珠淚濕羅衾。自從燕玉成親後，紛紛親友登門賀，時值良辰不暫閒。只見翰林往內走，春風滿面欠身言。

啊母親，妹夫要進來賀節，可就在堂中相見麼？

夫人見說變容光，道了聲，你去相回不敢當。我在病中衣未正，今朝不請入中堂。嘉齡見說稱依命，出廳來，回覆東平忠孝王。含笑躬身呼妹丈，家慈多謝賀辰祥。只因抱恙猶無愈，不正衣冠不出房。故此病中難見禮，特教致意妹夫將。東平千歲聞聽說，顏色驚問細端詳。

啊舅兄，岳母有何尊恙？既如此，該當面請安了。自家女婿，有何病中難見？就此進去。

言訖當先就進屏，一邊問語一邊行。嘉齡只得相陪伴，超步於前報母親。稟說妹夫今已進，不好就此便衣衿。夫人在內猶無對，忠孝王爺早入門。咳嗽一聲掀繡幔，朝靴促步不遲停。觀仔細，看分明，只見夫人立起身。烏帕兜頭挑彩燕，病容憔悴少精神。手扶桌案窗前立，說了聲，又要相勞賢婿臨。忠孝王爺觀看罷，慌忙垂袖禮深深。

啊岳母大人，新春吉慶，小婿恭賀良辰了。

未識身軀怎不安？久違膝下知緣。自家女婿如親子，有什麼，病內疏面相見難。韓氏夫人同萬福，袖遮香頰強開言：

啊賢婿恭喜，妾身的病症，只不過思念小女而起。

夫人言訖皺眉痕，相遜東床坐定身。忠孝王爺微欠體，問聲怎樣欠安寧。今朝佳節宜春日，岳母還宜散散心。孟府夫人長歎息，妾身抱恙已經旬。忘飧廢寢神思亂，乍暖還寒夢寐驚。此病不堪醫藥治，要痊除非麗君臨。中年失女真無幸，也只好，聽命由天決死生。可羨君家多喜氣，君侯是，如今燕爾正新婚。

咳！就是那一日迎親，從吾家經過，

僕婦俱皆在外窺，好生熱鬧轎迎回。未曾經過先聞銃，執事森嚴鼓樂吹。伊等爭觀來告我，妾身欽羨福巍巍。

咳，真正好得緊！這本是仇家敵國，做了姻眷親家！

如今修好是朱陳，一府堂堂榮滿門。惟有妾身孤苦命，生生斷送女釵裙。夫人言訖彈珠淚，又帶悲傷又帶嗔。一片兼輕兼重語，說得個，東平千歲不開聲。眉邊愁翠顰還放，腮上羞紅退又生。暗暗心中嗟口氣，這本是，爺娘陷我做無情。烘然還娶仇家女，怎不教，岳母心中忿怒生。花轎況從門外過，就便是，聖賢處此也生嗔。迎親人彼真狂妄，亦不該，耀武揚威過孟門。今日明明相數落，教孤何計可言心？王爺當下顏悽慘，欠身軀，淚濕龍袍答一聲。

啊岳母呀，小婿亦未敢負於令愛。

只因君命與親言，勉強應承此段緣。家母曾於宮內去，求恩賜告要封三。一封令愛王妃位，二贈蘇家映雪銜。因彼投池成大節，恩加義烈已周全。三封燕玉劉家女，雖然是，節孝夫人也算偏。皇上又兼傳下旨，頒行各省示諸官。若然訪出千金信，就著他，送到王都帝闕前。上諭去時天下曉，自然令愛或能還。今雖近省皆無有，遠處文書尚未旋。大料總於雲貴地，那邊的，本章一到便知緣。望祈岳母寬懷抱，愁壞身子反欠安。若說婿之相守義，真正是，眾皆目睹不惟天。

岳母，若說小婿燕爾新婚這件事，真真有名無實。

立志三年早已雲，英雄出語豈能更。婿將一切調停理，告稟尊前岳母聞。不但誥封分嫡庶，住房也是讓千金。靈鳳室，居中掛了真容像，碧鸞宮，左右安將映雪靈。只得東邊金雀處，作為燕玉洞房門。自從花燭成親後，小婿是，燕爾之言空掛名。首夜就和劉郡主，說明守義過三春。她因父母持長素，也要三年了願心。聞得此言多喜悅，於時分處到如今。日來總在真空室，未敢輕忘元聘姻。岳母若然心不放，問一問，蘇家奶奶便知聞。她今現在吾家住，目睹情形件件真。等待歸時相稔語，必然可見婿之心。那天迎娶衙前過，這都是，大膽奴才隨轎人。既到相門該止樂，竟還敢，當衙放銃逞威風。若然小婿知經過，一定教，吹打停而緩緩行。況且又非迎正室，何必得，驚天動地遠傳聲。此皆手下無知曉，有驚潭渾相府門。小婿若還為岳母，必差人，當街不放彩軒行。真真岳母寬洪大，竟放他們過了程。千歲說完容作怒，正冠冷笑罵家丁。夫人聽了東床語，頃刻間，換上歡來息下嗔。

啊婿賢婿，錯會意了。這是妾身欣慕的言語呀，怎當了真心的話兒？

我女全身竟不歸，續弦一事自當為。何須賢婿三年守，倒與那，節孝夫人不共幃。已把正房懸小像，怎麼把她守空幃？我今勸婿歸房去，似這等，冷落新人禮太違。

咳！原來蘇映雪也受王封了，這是君侯的情分。

再封義烈做夫人，死者能容亦感情。難道尊家如此好，也不枉，投池盡節這番心。夫人言訖容含笑，重又慰勸說一聲。婿自朝回應已餓，請些茶點且消停。王爺出位躬身謝，孟夫人，回叫丫鬟備點心。頃刻之時俱獻上，嘉齡相陪妹夫吞。東平千歲臨窗坐，看了看，盤內般般應節新。但見那，兩盤熱來兩盤涼，擺設無多味味香。角黍包來時樣小，年糕煎得色微黃。餘皆細點佳酥類，都是那，上賜東西出禁牆。千歲於時方舉箸，夫人側坐伴東床。手擎一盞香茶飲，病厭珍羞總不嘗。進點之時重啟口，眼觀坦腹道端詳。賢婿啊，小女真容久付君，妾身相見不能親。幾番欲遣人來取，又只為，尊府忙忙畢正姻。不道君侯攜去掛，一圖難以兩邊分。不知賢婿聽依否，爾可去，另覓能手畫個形。如若畫成新小像，舊圖仍付吾隨身。日來抱病心愈切，巴不得，見見真容也喜欣。韓氏夫人言至此，淚珠幾點下胸襟。王爺見說微微笑，良久之時應一聲。

啊岳母也要懸掛真容？這也容易。

婿當即日訪神工，就照原圖畫一容。新者送來陪岳母，千金的，自描小像婿懸宮。若然必欲原圖畫，實是難將此命從。千歲說完將起別，夫人留住再從容。坐談良久香茶過，忠孝王，出位相辭把體躬。作揖夫人稱岳母，改期問候到衙中。尊軀保重須寬解，寒熱還當避避風。如若畫成新小像，婿一定，送來府上伴金容。夫人答禮深深福，送到簾前轉室中。當下嘉齡相送出，又臨畫院入

簾櫳。孟公留下重寬坐，忠孝王，欠體開言叫岳翁。

啊岳父，我看岳母的臉色著實消瘦了好些，不知哪一位醫生看視？

龍圖學士皺眉梢，長歎淒然道事苗。前日病根初起日，請的是，太醫院內馬龍標。煎好下了交三劑，病症全無去半毫。現在同年潘少宰，薦一個，老年醫士喚徐三。已經兩日吞他藥，看起來，手段平平未見高。終是天天臨下午，手心額角熱難消。雖然不是騰騰發，她的那，臉色紅時腮似燒。忽地一時寒得緊，貂裘擁體被圍腰。真真此事惶然極，又沒個，通達醫官看幾遭。孟相說完容慘淡，王爺見說也心焦。沉吟背靠金交椅，遲遲地，半晌開言又曲腰。

啊岳父大人，這如今岳母抱恙難痊，倒不如沖沖喜看。

據婿思來竟這般，未知岳母可欣然。待其新正月初頭上，我叫那，燕玉登門來拜年。一則原應來賀節，二來沖喜認堂萱。千金如若無消息，這時候，鬧熱聊為眼下歡。岳母若然心少慰，病軀漸漸也平安。不知岳父言堪否，若可行時婿竟傳。孟相聽時連道謝，王爺告別便迴旋。翰林送出儀門外，千歲於時上了鑿。打道復來梁府外，朱輪停下在中轅。未曾下輦人先稟，酈相爺，拜客而行尚未旋。

說話酈丞相意中沒甚喜歡，不欲與門生親近。這日已吩咐過紀綱人等，若見忠孝王登門賀節，回他不在衙中就是。各位老爺們也一概謝絕。故此門官回復了這句話。忠孝王遂跳下輩來，叫門上進去恭喜太老師夫婦及師母相國夫人，然後回歸本府。

王爺當下返家庭，即時間，先往西鄰走一巡。拜過節婦歸自處，看了看，萱堂新婦未回門。入宮作揖蘇娘子，節日慇懃賀一聲。竇氏相回忙萬福，於時坐下共談心。王爺說起龍圖府，岳母夫人病染身。飲食不思顏色變，醫官用藥也無靈。只因思女憂成疾，這幾時，寒熱交加更不寧。親娘還當相探望，於中以便勸夫人。王爺言訖其中故，娘子聞言意內驚。便說妾身明日去，卻原來，夫人身子欠安寧。正言之際雲牌響，早報王妃轉府門。千歲抬身忙出迎，已觀都向裡邊行。

話說尹氏王妃等回府，已有劉侯的家人在府前候接，說新年近了，要接太郡回去度歲。顧氏夫人遂取出銀子來，賞了王府的大小婦女。眾人叩頭已畢，就作別親家母女兒女婿。王妃等款留下住，送出殿外，登軒而去。

顧氏夫人返阮衙，合家相見亂如麻。於時太郡多歡喜，向劉侯，口口聲聲贊長華。又賜黃金堪作費，好了是，孩兒靈柩轉家門。劉侯聽說深為感，也把中宮王后誇。不表這邊京兆府，冬殘臘盡換年華。千門爆竹通宵響，萬戶桃符到處新。曲裡春風傳柏酒，嶺頭暖色動梅花。已除舊歲當元日，忠孝王，要領新人往孟衙。

話說忠孝王到了元旦，就取曆日擇了吉日。記了個初四日大吉，要令劉郡主到孟家拜認父母。遂將自己的主意告知父母，又述知劉燕玉。武憲王夫婦極口說好，節孝夫人也沒有什麼不肯過去。

不得常親二老年，開春就往雁門關。自身嫁在親王府，骨肉全無絕往還。若認孟家為父母，也樂得，一門親眷在都間。於時郡主心中願，說定臨期去拜年。忠孝王爺連道好，差人知會相衙間。家丁奉之來通信，孟龍圖，聞報其情倒也歡。親自進房相轉致，只見那，夫人側臥繡幃間。手中擎著紅羅帕，無語沉沉拭淚斑。遂到床頭言始末，夫人聽了變容顏。翻身坐起鴛鴦被，冷笑連聲色不歡。

啊呀劉郡主主要來麼？我不見，快快去回復他們。

客歲蘇家娘子旋，已將一切向吾言。既然不做無情子，守我姣兒也就然。何必又教劉郡主，到來聲聲認椿萱？休應諾，快回言，說我寒門不敢攀。韓氏夫人言又惱，龍圖學士跌靴尖。

啊呀夫人，這是女婿的一團好意，怎說復他？

況且郡主是女孩，既然拜認也當該。東床又說沖沖喜，這語如何復得來？你若嫌煩休管理，我同媳婦會鋪排。夫人見說心中怒，兩片紅痕飛上腮。手點龍圖微冷笑，一聲叫喚怒還哀。

啊噲可笑，可笑！爾巴不得承繼她麼？這也難為爾歡喜，有郡主做女兒了，豈不榮耀光輝！

臨期爾自認螟蛉，好做那，郡主王爺繼父親。我已病危無福分，倒只怕，被她折死命難存。夫人說罷依然臥，倒在羅幃不起身。氣得龍圖顏色變，又嗔又笑耐雷霆。有心爭執將開口，不忍多言惱病人。只得回身行出外，傳言說是已知聞。既承千歲慇懃意，我這裡，備席恭迎初四辰。王府家丁隨即返，孟龍圖，便同媳婦慢調停。

話說孟相打發王府家丁去後，就來與媳婦商議。少夫人道：婆婆是病中，凡事易於生氣。到初四的鋪排，都有媳婦代勞，公公不須過慮。

上下無非兩桌筵，外廂酒飯可周全。擺些糕果齋上佛，再備了，承繼姑娘見面錢。初四事情容易辦，公公高坐媳當擔。龍圖心下多歡悅，也不去，韓氏夫人耳畔煩。翁媳二人同料理，只等那，劉家郡主拜椿萱。慢將丞相衙中表，且把王親府內言。一到新正月初四日，移樽備禮好忙然。

話說一到初四日，王府中備了禮物酒席，送郡主去認親。忠孝王又叫蘇奶奶同往，以便在旁指點。於時節孝夫人穿了一品的服色，跟了兩個侍女，一房僕婦，一個乳娘。那江媽要到孟府中光彩光彩，也帶了滿頭首飾，全套衣裳，打扮得就如姥姥一般，隨了郡主。

忠孝王爺喜氣揚，再三地，叮嚀燕玉女紅妝。芳卿本是賢良者，諸事謙和達禮行。今去孟家為繼女，必須要，親親熱熱叫爹娘。岳父岳母如歡悅，少不得，骨肉之情一樣看。再者外邊人若曉，芳卿的，大賢大德更傳揚。多嬌郡主連聲應，慢款金蓮步曲廊。僕婦丫鬟齊簇擁，王爺相共到中堂。太妃見了心歡悅，手把多嬌道細詳。媳婦呀，禮物俱皆我得成，杯爐等類算豐盈。到時呈上乾爹母，爾說是，少盡些須繼女心。還有現挑筵一席，以為獻酒飲三樽。賢良媳婦應知曉，爾自去，做個謙和賢淑人。郡主低頭稱曉得，拜辭姑母要抬身。蘇家奶奶相同走，環■珊瑚出殿門。一下銀鑾登寶轎，繡簾隨處閉芳形。轎人著力抬朱楨，就在那，正面轅門路上行。蘇母魚軒在後出，江媽人等起朱輪。於時離了親王府，頂馬如飛往相門。國舅不叫排執事，只有那，前呼後擁眾家丁。奇英女伯登軒出，也拜新年探表親。一路威風行得快，齊來孟府不留停。轎臨米市衙門內，相宅家人急報聞。

話說這一天孟相府中也是十分熱鬧，韓氏夫人雖然不悅，也沒奈何，起來換了衣服。龍圖到外邊行禮，恐夫人的病體經風，就在中堂排列糕果齋佛。忽聞三響打雲牌，深院重重聞報來。節孝夫人今已至，奇英女伯也同偕。更兼還有蘇娘子，大門外，車馬紛紛擠不開。韓氏便呼兒婦接，章飛鳳，朝裙補服出廳台。籠翠袖，款紅鞋，婦女圍隨下了階。只聽迎頭環■響，抬頭觀見女裙釵。花容美麗真形俏，妙態風流冉冉來。僕婦梅香齊擁簇，就知是，劉家郡主進庭階。又觀燕國大夫人，近前來，粉臉輕堆笑口開。

啊表嫂，恭喜來遲了。哪，這位就是節孝夫人。

飛鳳含歡應一聲，連抬翠袖登登廳。多嬌郡主輕移步，侍女相扶向裡行。蘇母欣然陪著走，香風飄動■環聲。穿廊繞院重重進，早見中堂正屋門。女婢兩邊挑繡，齊到了，朱門檻內入堂行。但見那，壽星王母供中央，糕果堆盤到滿堂。紅錦桌闌飛蝴蝶，織花拜墊舞鴛鴦。煌煌赤燄雙枝燭，裊裊香煙一瓣香。左右排開金交椅，幾層層，麒麟巧繡蓋鋪長。畫堂鋪設如仙殿，那一派，曙色高輝透碧窗。孟少夫人陪著笑，連連舉手遜紅妝。此時就請參神馬，承繼後，好敘親情把禮行。郡主低聲言道是，宮裙微步立華堂。提彩袖，動明■，拜在神前翠帶揚。禮貌端嚴身窈窕，儀容款款意安詳。四雙八拜抬身起，退幾步，微轉秋波向乳娘。

啊江媽，爾上去擺兩張交椅，就請相爺與太夫人出堂，好待我拜認父母。

三嫂欣欣答應連，忙將雙椅擺中間。春風滿面開言叫，丞相夫人在哪邊。飛鳳即呼人去請，回身又揭暖門簾。

啊婆婆，請出房來，就在堂中見禮。

低低含笑隔門呼，房內夫人出綺羅。紅玉已消新病後，烏雲猶自少年初。龍裙鶴補衣冠正，倦目愁眉意態疏。緩緩出來微咳嗽，有一個，年輕披髮丫鬟扶。才聞佩韻來蘭室，又聽靴聲上玉坡。披起繡簾搖日影，外邊步入孟龍圖。只見他，紗貂繡蟒紫袍

披，白面烏須骨格奇。赫赫威風穿古服，堂堂顯位冠朝儀。欣然步進朱紅檻，喜色盈盈上兩顴。郡主一觀籠彩袖，絳唇輕啟吐鶯啼。

啊爹娘請坐，待女兒恭參。

龍圖夫婦立旁邊，一壁謙和一壁觀。只見多嬌劉燕玉，姿容態度恍如仙。烏雲寶髻層層挽，滿頭上，珠玉爭輝照眼鮮。翠鬢雙分長掛串，金翅糾壓小釵鈿。貂皮補服雲霞亂，銀鼠朝裙水浪翻。白粉微凝雲豔豔，紅脂淡點口鮮鮮。鸞綃斂處初提袖，鳳履移來已似蓮。態度風流偏可愛，身材窈窕甚堪憐。雖然不及親生女，一品夫人穩穩然。孟相夫人齊看畢，雙雙地，欠身側立便開言。

啊不敢不敢，就是這般罷，不上坐了。

節孝夫人斂袖雲：爹娘升坐正該應。從來繼女同親女，側立如何把禮行。言訖回眸觀女伯，賢姐姐，代奴請上二親尊，勇娥含笑稱姑母，說道是，承繼原應受這巡。乳母江娘忙走過，春風滿面請連聲。

啊呀相爺夫人請上，這個萬無不坐之禮。

今朝郡主到衙間，一拜親來一拜年。丞相夫人如不坐，卻叫小輩禮難全。龍圖夫婦東西立，一口齊稱就這般。燕玉於時登錦毯，深深行禮在堂前。高抬廣袖微籠筍，慢拂長裙淺露蓮。拜倒氈氈行大禮，低低地，鶯聲燕語叫椿萱。孟公作揖夫人福，回禮多嬌在兩邊。八拜未完先挽起，劉燕玉，和顏悅色吐芳言。女兒今日來承繼，望爹娘，須當親生一樣看。如有不知規矩處，二大人，還當宣訓與宣言。螟蛉自是如親養，女孩兒，日後全憑父母憐。郡主言完來退步，龍圖接口應聲連。

呀，了不得，愚夫婦竟妄尊了！

今日多承忠孝君，動勞郡主到寒門。深叨光彩來沖喜，病體多應即日寧。韓氏夫人無甚悅，含歡勉強謝慇懃。多嬌又請兄和嫂，翰苑夫婦禮共行。見罷勇娥方走過，深深下拜在堂門。口稱姑父與姑母，參賀新年福壽增。今日又當承繼日，想姑娘，多應貴恙即康寧。龍圖夫婦同回禮，也願你，玉樹芝蘭早種成。女伯低頭紅粉面，又相見，表兄表嫂賀新春。禮完飛鳳呼兒拜，手挽魁郎謁中親。寶氏也都稱賀過，江媽等，亦行叩首跪埃塵。夫人無力相扶挽，飛鳳忙來扯起身。郡主稱將盤內禮，齊齊地，暫時收入臥房門。龍圖父子書齋坐，相辭堂中女眷們。衛氏勇娥攜表嫂，含歡笑向少夫人。

啊嗚嗚，可是恭喜麼？爾的身子，竟有些看得出來。

飛鳳含羞說並無，誰將此話告賢姑。奇英女伯微微笑，嫂嫂今朝還哄奴。這件事情瞞不過，到後來，臨盆坐月卻如何。蘇家娘子旁邊立，笑伸著，三指尖尖示勇娥。女伯見時連點首，金蓮微頓拍肩呼。

啊呀表嫂，你已是三月重身了，方才行禮時可有累？

飛鳳聞言笑一聲，低頭不答轉嬌形。正然戲語夫人說，諸位來房坐片辰。郡主含歡低頭應，輕籠彩袖便隨行。親親熱熱煩呼母，扶了夫了進室門。女伯等人齊入戶，孟家太太強支撐。從頭遜坐俱完畢，自己方才定了身。燕玉慇懃移近椅，捻兩捻，手心手背試寒溫。眉蹙蹙，語輕輕，連道如何冷似冰？此刻母親辛苦了，床中歇息半時辰。窗前到底風威緊，珍重還應坐在衾。韓氏夫人原勉強，禁不起，多嬌郡主會溫存。改容也便同言笑，答道慇懃實可憎。此際早間寒切切，消停午後熱騰騰。燕玉聞言憑著椅，嬌聲長歎皺眉雲：

咳，怎麼好！也不知姐姐何日回來？

萬勿傷心且自寬，久聞姐姐是賢能。才高志大能防禍，少不得，骨肉相逢有日還。韓氏夫人長太息，心中暗暗贊嬋娟。

啊呀，好一個伶俐的裙釵，她倒會這般親熱。

口口聲聲叫母親，言詞款款世情明。雖然奸侯門中女，那一派，禮貌周全都是好人。可羨她今真有福，皇封一品赫然尊。珠圍翠繞夫人體，孝意貞鳳郡主名。痛殺麗君何不幸，逃得個，無蹤無影更無形。今朝讓有劉家女，鶴補龍裙到我們。韓氏夫人心內想，含歡啟口問年庚。

啊郡主，不知多少芳年了？

多嬌見問欠身言，虛度癡癡十九年。正說之際茶已到，金杯獻上細龍團。於時送過雙神馬，亂亂哄哄要擺筵。郡主出堂邀了母，孟公隨後大廳間。勇娥飛鳳旁邊視，僕婦丫鬟下面觀。只見多嬌劉燕玉，儼然冠服立中間。安綺席，遜華筵，袖捧金樽四福完。孟相夫婦回了禮，一齊上位面朝南。西邊走過章飛鳳，斂袖慇懃笑滿顏。執盞遜與劉郡主，深深萬福請登筵。多嬌回罷先歸席，女伯隨時入席間，寶氏亦臨堂內飲，魁郎也在母身邊。珍羞羅列如鋪錦，美酒傾杯似汪泉。郡主含歡三敬畢，龍圖下坐出堂間。夫人便在堂中坐，強在人前點不沾。燕玉敬來杯內酒，俱皆回手遞孫男。於時郡主難相勸，也只得，曲盡慇懃仰瞻。孟少夫人呼僕婦，邀去了，江媽眾等與丫鬟。東廂房內留茶飯，倒也紛紛笑語喧。宴上傳杯交下午，孟家太太病容添。一時發起微微熱，兩朵桃花透頰鮮。頻皺眉來微氣喘，口乾已叫浸龍團。勇娥飛鳳齊相問，真是身中又不安。郡主見時將作別，夫人推住坐華筵。酒酣獻上香粳飯，孟太太，方始相陪把粥餐。宴散飲茶天已暮，江媽近語女嬋娟。郡主啊，家中轎馬已來迎，就此相辭好起身。天上無星雲漢暗，總防下雪路難行。英奇女伯稱堪怪，為什麼，日內晴而一霎陰。郡主抬身將作別，夫人取禮出房門。朱紅盒內重重擺，彩緞黃金耀眼明。一十二般皆厚禮，說了聲，些須薄物表微情。這邊就是尊家物，謹受隆儀四色珍。燕玉相推祈笑納，如何見外自家人？母親不肯留兒物，兒卻如何領母情？孟太夫人稱已受，這般已是費清心。正言之際龍圖入，含笑連稱簡便深。郡主便提雙袖福，謝辭丞相與夫人。孟公夫婦回還禮，燕玉重呼請翰林。別過嘉齡兒與嫂，小魁郎，也來拜送禮深深。容帶笑，面含春，低把姑娘叫一身。節孝夫人心內悅，桃唇半綻語慇懃。

啊小官人，我備了幾件東西，又忘記帶來了，明日送與爾補情罷。

飛鳳含歡扯幼郎，說聲還不答姑娘。魁郎笑笑低低應，劉郡主，又叫房頭與養娘。

啊大娘姐姐們，辛苦了，買花之費明日一併送來。

眾等齊聲謝面前，俱皆歡笑暗誇賢。奇英女伯蘇娘子，一一從頭作別完。郡主又拉韓氏袖，香腮含笑再開言。母親身體須珍重，切避風來切避寒。今日拜辭歸去了，改期到府請金安。夫人見說慇懃意，送近堂門轉步旋。飛鳳相陪諸位出，紅燈引道佩珊珊。龍圖學士親相送，直至高廳大院前。看了多嬌登上轎，深廊端立就開言。

啊夫人們，轎子抬穩啊。

連日晴明雪水流，泥濘一路是車溝。小心仔細休輕忽，外廊營，進口艱難我卻愁。

啊沈旺、唐興何在？你們打燈籠扶轎槓，一直照應，等送歸王府回話。

家丁對應掌紅燈，手搭魚軒左右行。節孝夫人離相府，江媽等眾盡隨跟。奇英女伯蘇娘子，次第登軒出孟門。車馬紛紛教散去，龍圖飛鳳也回身。帷中上下紛紛語，都贊那，郡主賢能會做人。韓氏夫人憑椅坐，聞聽眾語也開聲。若言齊整終難算，如論才能倒可稱。口上聲聲呼父母，世情周至甚通明。這般女子誠佳賢，亦道得，出類超群不易尋。自己女兒雖則好，她卻是，寡言端色不多雲。麗君出閣為新婦，見人時，未必相如燕玉能。孟相欣然呼媳婦，爾也應，幾時答拜到她門。明朝月忌休回望，後日良辰便可行。就是魁郎堪帶去，新年內，叫孫散散亦歡心。於時飛鳳稱尊命，遂請夫人進室門。服侍上床方告退，一家大小各安身。不談丞相衙中事，再表親王府內情。郡主回歸未更起，紛紛轎馬進內庭。相衙二僕辭回去，王府諸人出外迎。引道紗燈搖兩影，報官雲板扣三聲。江媽扶住金鑲轎，侍奴圍隨向內行。女伯下軒同入內，蘇家奶奶亦同行。太妃遣出丫鬟接，忠孝王爺也起迎。次第在宮相見畢，劉郡主，曲彎膝下問安寧。告知拜見長和短，獻上諸般謝謝珍。又把孟家回送禮，看單檢點閱分明。多嬌不敢收何物，請問翁姑二大人。尹氏王妃微點首，道言回半正該應。雖然長者難辭卻，如此收時也不輕。兒可明朝書個帖，謹登六色璧餘珍。東平千歲恭身應，郡主消停坐定身。先令江媽回繡戶，將端禮物進房門。奇英女伯歸西府，劉燕玉，伏侍王妃睡下身。垂了帳時方告

退，王爺同轉左宮庭。一臨金雀新房內，紅燭高燒換服裙。千歲忙言休冷了，不如就此上床衾。於時郡主寬衣睡，半掛羅幃面對燈。國舅慙慙床畔坐，欣然相問認親情。孟家岳母心應喜，見爾之時怎樣雲。節孝夫人含笑說，妾身一去就參神。壽星王母中堂供，拜過之時便認親。奴只聲聲呼父母，自己也不算螟蛉。乾娘雖是言和笑，嗟歎頻看兩淚淋。見我自然思姐姐，怪她不得要傷心。孟門嫂嫂多親熱，睹面親情似海深。還有乾爹真要好，歸時直送至前廳。叮嚀人役抬軒轎，呼喚家丁挽轎行。相待竟非承繼女，難得個，今朝認下這門親。王爺見說長吁氣，又作歡容對玉人。撫腕面談更漏永，方才相別出宮門。江媽即伴千金宿，一夜無詞又早辰。

話說次日早辰，劉郡主梳洗已畢，遂取出幾件東西，要送與魁郎的。點了一點，只有六色。就與忠孝王商量，配成八樣。

千歲道聲我取將，遂回靈鳳覓珍藏。古傳玉板箋雙套，上賜紅絲硯一方。就拿來，配合完成齊八色，讀書有用是文房。於時郡主心歡悅，繡襖包完放在床。又取白銀稱幾錠，要賞那，孟家僕婦與梅香。紅封一套標名字，就放在，謝璧珍餘盒內藏。然後相傳陪媵僕，堂前吩咐叫潘良。

啊潘良，你將這盒中的六色禮物送往孟府，說我請安太太，謝謝相爺夫人。裡邊一個總封，與大娘姐姐們的。這是八色薄禮，可呈上少夫人跟前的小公子查收。